

算法与新闻重塑：传播与认知的范式变革

王 冰 王彬彬

辽宁工业大学 辽宁锦州 121000

摘要：随着技术的发展，算法已深度嵌入新闻传播的全链条。本文旨在探讨算法社会背景下，新闻传播业经历的范式性革命。本文通过梳理算法推荐的技术逻辑及其对传统新闻价值观的冲击，运用议程设置、沉默螺旋、知沟理论，深入分析算法引发的结构性变革。研究表明，算法实现了从“人找信息”到“信息找人”的模式转向，但也加剧了信息茧房等问题。最终，本文提出算法时代构建人机协同、价值引导与技术向善的新闻传播新范式可行路径。

关键词：算法推荐；新闻传播；议程设置；信息茧房；人机协同

引言

当下的智能传播研究较多地关注了算法、大模型等智能技术带来的人与技术、人与内容（包括知识）的新关系，但从深层来看，智能传播活动也影响着人与人的关系形成及关系模式，并基于新的关系带来“认知连接”。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智能推荐的大时代，从今日头条的个性化推送，到抖音、快手的信息流，再到各大新闻客户端的“猜你喜欢”，算法作为“看不见的手”，已然成为社会信息环境的主要建构者之一。学者彭兰提出现有的各种个性化推荐算法思路与模型都或明或暗地加入了社会关系这一方向的数据分析，未来的算法应该还会在社会关系的分析、挖掘方面走向深层。相比今天的社会化媒体，推荐算法带来的人与人的连接，可能会超越人们自己感知到的社交网络，连接链条也可能更长，作用也更持久。

但这一技术力量在提升信息匹配效率的同时，也对传统新闻传播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当新闻的分发权从专业编辑部分让渡给算法系统，新闻的公共性、客观性与多样性将面临何种命运，本文旨在结合经典传播学理论，对算法驱动的新闻传播新模式进行系统性剖析，并反思其对公共领域与个体认知的塑造作用，以期探索负责任的算法新闻传播之路。

一、算法的逻辑：从“编辑主权”到“算法主权”的范式转移

（一）算法推荐的技术原理与价值负载

在信息化社会，科学技术被广泛应用到新闻传播领域，以智能分析和精准推送为依托的算法推荐新闻受到大量关注。算法推荐新闻是指通过计算机程序设定，实现内容到受众的精准传播和个性化推荐。算法推荐新闻

以其私人化定制成为新闻传播的一大特色和新闻传播机构吸引受众关注的重要砝码。算法推荐这一过程的实质，是传播权力的深刻转移：从以编辑价值观和专业判断为核心的“编辑主权”，转向以用户偏好和数据效益为核心的“算法主权”。

传统新闻业奉行“传者中心”的传播模式，编辑记者作为“守门人”，依据新闻价值（时效性、重要性、接近性等）和社会责任进行内容筛选与排序。而算法推荐则奉行“受者中心”模式，其核心评判标准是用户的兴趣相关性参与度。这种转变使得新闻价值的内涵被重构，“趣味性”和“个性化”的权重被无限放大，而“公共性”与“重要性”则可能被相对削弱。

（二）对传统新闻价值观的冲击

算法主导下的新闻传播，引发了一系列价值层面的冲突：

效率优先于意义：算法追求点击率与停留时长，可能导致更有意义但形式上不具吸引力的严肃新闻被边缘化。

情绪取代理性：研究表明，激发强烈情绪（如愤怒、惊奇）的内容更容易获得算法推荐，从而挤压理性、深度讨论的传播空间。

二、理论视角下的算法效应：经典理论的当代困境与嬗变

（一）算法与议程设置：公共议程的碎片化

议程设置理论（McCombs & Shaw, 1972）认为，大众传媒通过反复报道某些议题，能影响公众认为什么是重要的。在传统媒体时代，存在一个相对统一、由专业媒体设置的公共议程。

然而，在算法推荐环境下，这一理论前提被动摇。算法根据个人兴趣生成的“个人日报”，使得每个人的“议程”都独一无二。社会整体议程呈现出碎片化与割

裂化的特征。一个关注国际时政的用户和一个痴迷娱乐八卦的用户，其信息世界可能几乎没有交集。这导致了认知共同体的瓦解，社会共识难以形成，为公共对话与社会整合带来了巨大挑战。尽管在某些全民关注的重大事件上，算法仍会聚合形成临时性“热点议程”，但其形成机制更依赖于情绪的共振而非价值的判断，且生命周期短暂，迅速被新的信息流所淹没。

（二）算法与“沉默的螺旋”：舆论环境的极化

“沉默的螺旋”理论（Noelle-Neumann, 1974）描述了这样一个现象：人们在对舆论环境进行感知后，如果认为自己的意见属于少数派，则倾向于保持沉默，从而使优势意见更占支配地位。

算法通过构建强化的“意见气候”，极大地加剧了这一效应。当一个用户对某种观点表现出兴趣后，算法会持续推送相似观点的内容，营造出一种“所有人都这么想”的拟态环境。这会导致两个后果：

第一，持优势意见者因得到不断强化而愈发自信和激进；

第二，持少数意见者因感觉孤立无援而更加沉默。

这一循环最终催生了群体极化和回音室效应。不同意见群体之间隔阂加深，理性对话的空间被压缩，社会撕裂的风险由此增大。

（三）算法与知识沟：认知层面的数字鸿沟

知识沟假说（Tichenor, Donohue & Olien, 1970）指出，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低者更快获取信息，因此二者之间的知识差距将呈扩大之势。

算法推荐非但没有填平这道鸿沟，反而可能使其加剧，形成“认知层面的数字鸿沟”。高学历、高信息素养的用户倾向于利用算法获取更多元、深度的知识性信息（如学术、财经、国际新闻）；而信息素养较低的用户则可能沉溺于算法推荐的娱乐化、低俗化内容。长此以往，两个群体之间的信息视野与认知结构将产生巨大分野，从而固化甚至加剧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算法在技术上是平等的，但它放大了既有的社会不平等结构。

三、破局之路：构建人机协同的新闻传播新范式

面对算法带来的结构性挑战，新闻传播领域不能停留在简单的批判与担忧之中，而必须进行建设性的范式重构。这一重构并非要退回到前算法时代，而是要前瞻性地构建一个以人的价值为根本、以技术效能为支撑、以制度伦理为保障的新闻传播新生态。这条破局之路需要从价值嵌入、人机协同、素养提升与法规护航四个层面系统推进，并在每一个层面进行深入的技术性思考和制度性设计。

（一）价值嵌入：将公共性注入算法设计从“黑箱”到“透明与可控”

算法的核心挑战在于其“价值中性”的伪装。事实上，任何算法都是其设计者价值取向的体现，这些价值可能包括对“用户参与度”的极致追求，对商业利益的优先考虑等。因此，破局的第一步，就是主动地、系统地将公共价值“编码”进算法的肌理。

首先，是推动算法的“价值透明化”与“可审计性”。目前，主流平台的推荐算法多为“黑箱”，其具体的排序权重、过滤规则对外界甚至对平台内部的非核心技术人员都是不透明的。这导致了社会责任与监督的落空。未来的改革方向，是要求大型公共信息平台对其算法的核心原则、关键参数及其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评估和披露。这不意味着公开核心源代码（可能涉及商业机密和系统安全），而是以一种可被理解的方式，向社会说明其算法的基本运作逻辑和价值排序。例如，平台可以发布《算法透明度报告》，说明其系统在推荐新闻时，是如何平衡“用户兴趣”、“内容质量”、“信源多样性”、“时事重要性”等不同维度的。独立第三方机构（如学术研究机构或经过认证的审计所）应被授权在保障数据隐私的前提下，对算法进行“影响评估审计”，检验其是否存在系统性偏见，以及对公共议程的潜在影响。

其次，是研发和采用“价值敏感设计”的技术框架。这要求在算法模型的构建初期，就将伦理价值作为技术需求的一部分。具体而言，可以在技术层面实现以下功能：

1.多样性注入机制：在推荐系统中，不仅要考虑用户“可能喜欢什么”，还要主动考虑用户“需要知道什么”。技术上可以通过“多目标优化”模型来实现，即在优化用户点击率、停留时长等指标的同时，将“信息多样性”、“跨领域探索”、“高质量信源曝光”等作为并行的优化目标，并为这些公共价值目标设定权重。例如，系统可以设定规则，确保用户的信息流中，有一定比例的内容来自其未关注领域的高质量信源，或涉及重要的公共议题。

2.公共议程加权模块：建立一个动态的“公共议题词库”，由专业编辑团队与算法共同维护更新，涵盖诸如“重大政策”、“公共卫生”、“国际关系”、“环境保护”等关键领域。算法在推荐时，对于涉及这些议题的权威内容，自动进行一定的权重提升，使其能够突破纯粹的兴趣过滤，触达更广泛的用户。这并非回到传统的“千报一面”，而是在个性化之上增加一层公共性的“安全网”。

（二）人机协同：重构新闻编辑部的角色从“内容生产者”到“算法策展人与意义构建者”

在算法主导的生态中，专业新闻机构的核心竞争力

必须重新定义。它不再仅仅是内容的独家性与时效性，更在于其权威性、解释力与公共导向。新闻编辑部的角色应演进为与算法系统共生的“智慧大脑”，其功能实现深度的人机协同。

首先，是“算法策展人”角色的确立。记者和编辑需要深度理解算法逻辑，并利用这种理解来引导而非对抗算法的力量。这具体体现在：

战略性标签与语义赋能：编辑在为新闻内容撰写标题、摘要和关键词时，需要有意地进行“算法优化”不是媚俗的“标题党”，而是通过精准的、富含语义的标签，帮助算法系统更好地理解新闻内容所涉及的实体、主题及其重要性层级。例如，一篇关于地方财政改革的深度报道，编辑除了标注“财政”、“改革”等宽泛标签外，还应精确标注所涉省市、具体政策名称、核心专家观点等，这能极大地提升算法在匹配相关公共议题和兴趣用户时的准确性。

其次，是向“意义构建者”的深度转型。当算法接管了信息的分发，人类专业的价值就更加体现在对信息的解读、整合与意义赋予上。

（三）素养提升：培养算法时代的“批判性受众”从“被动用户”到“积极数字公民”

解决算法社会的问题，最终必须依靠具有高度媒介素养的公民群体。公众需要从信息的被动接收者，转变为能够主动管理自身信息环境、并能参与公共信息生态建设的“积极数字公民”。

首先，是普及“算法素养”教育。这应成为大中小学通识教育乃至社会公众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算法素养的核心在于让公众理解：

1. 算法的商业逻辑：明白平台的核心目标是留住用户的注意力和时间，以实现商业价值。

2. 算法的运作机制：基本了解协同过滤、兴趣画像等原理，知道“你看什么，决定了你接下来会看到什么”。

在此基础上，教育应致力于培养公众一系列关键的信息行为技能：

1. 主动信息觅食技能：鼓励用户有意识地跳出推荐信息流，主动使用搜索功能、直接访问高质量媒体网站、订阅专业的邮件通讯，以打破算法的束缚。

2. 信源多元性自检：引导用户定期审视自己的信息食谱，检查信源是否足够多元（如左右派媒体、国内外视角、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等），并有意识地引入异质信息。

其次，是开发赋能用户的技术工具。平台和社会组织可以开发一些工具，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和控制算法。

1. “我的数据我作主”仪表盘：向用户开放其个人

兴趣画像的查看权限（以可理解的方式），并允许用户对不准确的标签进行修改或删除，从而间接影响算法推荐。

2. 个性化推荐调节器：提供简单的滑动条或开关，让用户能够自主调节推荐信息流的“个性化程度”。例如，用户可以选择“深度个性化”、“适度跨领域推荐”或“主要关注公共议题”等不同模式。

结论

算法对新闻传播的重塑是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它以前所未有的效率提升了信息传播的效能，但也无情地暴露了传统新闻传播理论在数字时代的局限性，并带来了信息茧房、舆论极化与认知鸿沟等严峻挑战。

本文的分析表明，算法的崛起并非新闻专业主义的丧钟，而是一次迫使行业回归其公共使命的契机。未来的新闻传播图景，不应是算法独裁的王国，也不应是怀旧式的专业主义复辟，而应是一个人机共生的智慧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算法负责洞察需求、提升效率，人类专业智慧负责把握方向、捍卫价值，而具备批判素养的公众则积极参与、共同塑造。唯有通过技术、制度与人文的三方协同，我们才能在算法的浪潮中，驾驭技术，而非被技术奴役，最终守护并激活一个多元、理性且富有活力的数字公共领域。

参考文献

[1] McCombs, M. E., & Shaw, D. L. (1972).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6 (2), 176-187.

[2] Noelle-Neumann, E. (1974). The spiral of silence: A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4 (2), 43-51.

[3] Tichenor, P. J., Donohue, G. A., & Olien, C. N. (1970). Mass media flow and differential growth in knowledg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4 (2), 159-170.

[4] Pariser, E. (2011). *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 Penguin Press.

[5] 喻国明, 杨莹. (2019). 算法推荐与新闻传播范式的革命. *新闻与写作*, (5), 54-59.

[6] 彭兰. (2017). 算法社会的来临及其挑战. *新闻记者*, (1), 33-39.

[7]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2024). 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8] 张志安, 曾励. (2018). 算法新闻的伦理风险与规制路径. *现代传播*, 40 (10), 1-6.